



● 作者/Tyler Roney ● 譯者/黃淑芬 ● 審者/馬浩翔

網路漫畫諷政治： 巴丟草的親身告白

Badiucao: Challenging China With Political Cartoons

取材/2017年3月2日外交家網站專文(*The Diplomat*, March 2/2017)

圖/Badiucao

在現代社群媒體中，視覺語言可發揮比文字更大的功效，而且可以散布得更為快速。

藝 術家巴丟草(Badiucao)藉由在「國際特赦組織」(Amnesty International)、《英國廣播公司》(BBC)、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》(CNN)、「自由之家」(Freedom House)以及「中國數字時代」(China Digital Times)所報導的作品，以政治漫畫的無遠弗屆，挑戰中國共產黨，並且透過推特(Twitter)在全球傳播其特殊的鮮明意象。在上海出生長大的巴丟草，使用筆名來保護自己身分及其在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，他的作品不久前已在澳洲阿得雷德藝穗節(Adelaide Fringe)的「海外

鄉愁」(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)區中展出。

您畫政治漫畫的源起為何？

在中國大陸時我不會畫任何政治漫畫，直到來到澳洲之後才開始。那時候才有足夠安全感可以做這樣的事。但我一開始是在微博上研究政治漫畫。2011年的溫州高鐵追撞事故就是轉折點，這是當時微博上的大新聞，而我想針對這件事發表自己的意見。我的文筆並不好，所以我認為自己應該透過視覺語言發表評論，我的政治作品就是從這裡開始。眾所皆

知，中共的微博每天都受到監控，所以我必須持續不斷重開帳號，因為我的帳號老是被取消。我只好搬到推特了[……]

對我而言，政治漫畫是一種自我表達形式。我的意思是，每人都應該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事件有個人聲音與想法，而這正是人民評論與批評的方式。我認為，在中國大陸的每個事件都有一套制式、統一版本，或是官方的說法，但這永遠不足以說明真相與事實。我相信個人觀點對社會有所貢獻，而我想透過視覺藝術來貢獻自身想法。我也認為，政治漫畫是一種

反抗與抵抗的形式，我希望可以喚醒喜歡我漫畫的人，向他們展示在面對這些獨裁主義分子時，我們可以用嘲弄以及幽默等方式，作為抵抗此類迫害的武器。

您的政治漫畫所設定的讀者是那些人？正如您所言，在中國大陸，多數社群媒體都遭到封鎖。您能接觸到您想溝通的人嗎？

是的，沒錯，我可以。儘管中共嚴格控制資訊，人民還是想方設法突破防火長城(Great Firewall)，使用推特、臉書，或是谷歌以及YouTube。因此，我的主要讀者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推特用戶。依據推特本身的統計數據來看，中國大陸就有數千萬名推特用戶，雖然我並不是百分百確定是不是有這麼多人，但中國大陸的用戶喜歡看來自不同管道的文字與觀點，而不是只有《中國中央電視臺》的說法。此外，我也在「中國數字時代」刊登自己作品，在這個群組中，固定數量的訂戶，他們可以定期在那裡看見我的作

品。

我視推特用戶為散布訊息的種子。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的平臺已經由微博轉變為微信，微信是一個更為親密且私人的社群媒體平臺。所以，有時候我會在推特上收到是否可以在微信上傳播作品的請求。

中國大陸有政治漫畫家。您認為在社群媒體時代中，視覺要件在表達異議上有何重要性？

是的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們先來談談審查文句的防火長城運作方式。如果您在句子裡放進了任何敏感詞句，就很容易被發現，然後被揪出來進行審查。官方甚至不需要動用真人來找到這些文句。但如果是視覺語言，就比較難偵測到。我不認為人工智慧能夠聰明到判斷出「這是政治漫畫。」從這方面來看，政治漫畫在與審查制度對抗的作戰中，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，可以祕密地散布文句。而且相較於文句，視覺語言更為直接，尤其是在危機或是意外事件發生時，視覺語言——不論是Photoshop作品或是來自現場的

一張照片，甚至是一張漫畫——都會比純文字流通來得更快。

讓我們來談談您的風格：深紅色和黑色，有點前蘇聯農村宣傳的懷舊風格。您試圖以這種鮮明風格傳遞什麼樣的概念？

有關這點，您說得非常對。我覺得共產黨宣傳機器把這點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但這樣的表達方式最早是起源德國的表現主義。他們同樣是左翼藝術家，但其一開始是做木雕的印刷作品，廿世紀初期時，由魯迅(Lu Xun)引進，他將這類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帶回中國大陸，之後成為主流藝術型態，並且扮演





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。然後政府開始使用這類藝術，並且在其中加入了紅色，而不是只有原本的黑白木雕印刷。在中國大陸及前蘇聯政府開始使用這種藝術型態時，就成為了我們所熟悉的型態，宣傳風格。

我採用這種方式的原因為，首先，如果我們追溯到德國源頭，這種方式所要表達的是社會大眾的苦痛，但在為共產黨利用之後，開始有所改變。這不是一種批評，這是一種誇讚。我想把它帶回原本的意涵中，就好像我在使用他們自己的武器來攻擊他們。但它也同時提醒了人們其背後所隱藏的歷史。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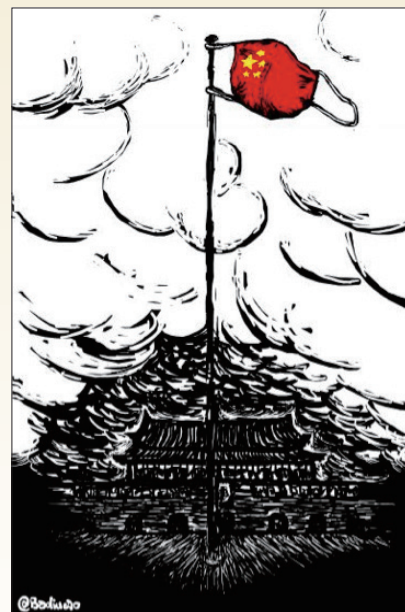
們或許會說，中共已經今非昔比了，已經有公開的政策，而且還引進了資本主義等，但我會辯稱，中國大陸還是由同樣的一群人在治理同一個國家。中共或許看起來不同，如果您只是去像上海或是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的話，您會對所看到的高樓大廈與經濟奇蹟感到驚訝，但中國大陸這個國家的預設值還是沒有改變。

對我們的讀者而言，您現在是戴著面具、隱姓埋名，能否告訴我們，為何您會認為有必要這樣做？

我還是認為對中共當局提出任何政治觀點很危險。即便現在我在澳洲，我敢說自己還不是百分之百安全。就拿知名藝術家艾未未來說好了。他不僅是藝術家，還對當前中共局勢發表作品，但所付出的代價卻是如此高昂：他頭部遭受重擊，失蹤了81天，而且沒有人告訴他的家人或律師任何事。即便對我而言，一旦有人把我的身分洩漏給中國共產黨，我在中國大陸的家人與朋友都會碰

上大麻煩。以上都有前例可循。此外，我並不覺得此刻我在澳洲很安全。在川普政府下，澳洲每天都在中共與美國間擺盪不定，事實上，整個澳洲都傾向與中共建立連結關係。不久前墨爾本有一場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表演。該場表演在墨爾本的一重要場合中，被引介為文化交流，但其背後的本質卻是中共自我宣傳。這是中共軟實力每天在澳洲與美國等不同地方滲透的跡象。

如您先前所提及，中國大陸已經在澳洲發展軟實力多年，您認為澳洲所必須做的抉擇，會





帶來長遠的衝擊嗎？

澳洲政府似乎更加願意在各個層級親近中共當局。只要有一位國會議員收了中國大陸的錢，就會引發爭議，而這只是冰山一角舉一個我在阿得雷德「孔子學院」(Confucius Institute)碰到的事件為例，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藝術家，針對國內當代藝術發表自己的觀點。演講結束後安排問與答，我提出關於艾未未的問題—因為當時他的護照被扣押—這位受邀演講者並未回答我的問題，而是另一位學生回應了我。演講結束後，有人過來向我索取身分證件，如果我還是學生，當時的場景就有如我受到霸凌，警告我不可多問類似問題。這不只是我個人經驗。我想未來將會有更多類似案例與事件發生。這是主要問題所在。

在訪談結束前，我想針對川普政府發表想法，以及其將對中共造成的衝擊。近期在推特上，中國大陸的用戶分為兩派，其中一派支持川普，另一派則和我一樣持反對立場，因為川普根本就不在

乎人權議題。川普非常有可能會和中共達成協議(不管其人權紀錄如何)，而這將會讓情況更糟糕，但這個議題是值得與人們討論的，因為有很多人雖然持不同意見，但還是支持川普。很可笑的一點是，這些人自視為人權捍衛者，但卻同時支持一個像川普這樣散布仇恨與恐懼的政治家。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民來說，由中共當局宣傳活動所塑造出來對穆斯林的仇恨與恐懼，恰與川普政策強烈相呼應。反穆斯林與種族主義的言論，正在中國大陸日益猖獗。

世界似乎逐漸崩壞，對公理正義的信念，以及普世人權的想法正在動搖。因此，我個人的信念是，我與穆斯林，以及全世界的難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。因為人權無法交易，而是世上人人擁有的普遍權利，不論這個人是好是壞、有用或無用，也不會因為宗教、文化或是膚色不同而有所差異。

版權聲明

Reprint from *The Diplomat* with permission.